鏡頭記錄人生百態

姜永生憑「窗」寄意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周怡報道**：在「香港國際攝影節2012」期間，姜永生帶來了他首次的攝影作品展覽「窗外」系列，爲攝影界及攝影愛好者提供了一次分享、交流的機會，並期待他往後帶來更多的創作。香港攝影文化協會主席梁家泰說。

以「窗外」為主題

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的姜永生，其創作興趣涵蓋平面設計、廣告、攝影集錄像製作，因此他認爲自己不算是專業的攝影師，充其量是攝影愛好者。學習設計期間，他也曾攻讀與攝影相關的課程，而他通過攝影，也爲自己設計創作增添了更多元素。

此次展出的三十二件攝影作品，以「窗外」爲主題，其概念要從姜永生兒時所居住的公共屋邨開始。由於父母對他嚴加管教，經常被關在家中的姜永生唯有看窗外「人生百態」，從中尋找樂趣。通過同一扇窗，姜永生用相機捕捉少年、兒童在乒乓球桌附近嬉戲、聊天的歡樂時光，既拍下新婚夫婦，亦拍剛運走遺體的情形。許多人一生都沒經歷過的各種事態，發生在姜永生的窗外，一一被他所記錄，而每一件作品，都有一個故事。

透過「窗外」系列作品，姜永生試探討當代攝影如何由構思、拍攝、後期處理，以至發布到全世界，均可以在同一個地點完成。不是專業攝影出身，此次展出的也不算是他最好的作品，但他說，雖然大部分作品是簡單的黑白色系，當中卻有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及事情，內容基本完整。「窗外」系列攝影作品，亦爲「2012香港當代藝術獎」入圍作品，他希望在伍振榮等前輩朋友的幫助下，再接再厲，今後拍攝出更多有特色的作品。

以不變應萬變

「伍振榮在攝影工作上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幫助，所以才有如今的展覽。」姜永生說。策展人伍振榮則認爲，攝影最重要就是觀察與發現，姜永生此次展出的系列作品，最大的特色便是他以不變的拍攝位置等待萬變的拍攝內容，「他靜靜地在窗台前觀察，發現了許多新鮮有趣的事情，雖說是『守株待兔』，在這裡卻是褒義的。」他還說，「這是姜永生的首個攝影展，雖然早在上世紀約五十年代，美國當代新聞攝影大師尤金・史密斯已有這類風格的作品，而在香港，姜永生是第一個。」

由《攝影雜誌》、MAG都市視藝空間主辦的姜永生「窗外」系列攝影展現正於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8-07室展出至十一月二日，詳情可瀏覽www.mag.hk及姜永生個人網站www.facebook.com/flipnfillcreation，或致電二八一五四二八四。

▲姜永生印象深刻的作品 本報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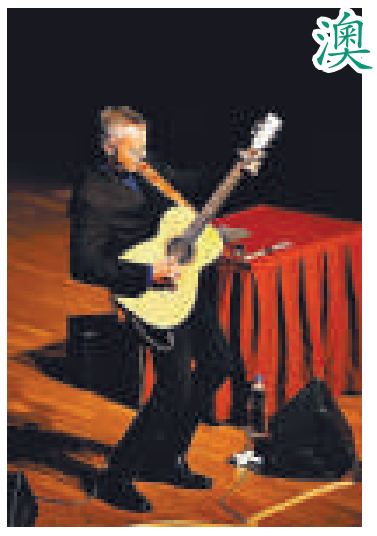
▲姜永生「窗外」系列作品 本報攝

▲姜永生（右二）、伍振榮（右三）及現場嘉賓合影 本報攝

▲展覽現場 本報攝

◀「窗外」系列作品之一

澳洲結他演奏家獻技



▲Tommy Emmanuel為香港樂迷演奏

【本報訊】澳洲著名結他演奏家Tommy Emmanuel於十七日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的「Guitar Hunter 2012香港演奏會」圓滿結束。是次活動的主辦者Guitar Concept很高興邀請到Tommy Emmanuel及得到澳洲領事館支持。

活動當晚，多位名人包括知名音樂人區瑞強、著名歌手林憶蓮、恭碩良，著名藝人羅冠蘭、葉童等到場欣賞了音樂會並齊聲讚好。

Tommy Emmanuel爲感謝香港樂迷，落力演奏近一百二十分鐘，令不少樂迷情緒激動，全場掌聲不絕。Tommy Emmanuel更演奏多首名曲如《Over The Rainbow》，令音樂會增添親和力，感染在場樂迷。演奏會完結後，主辦單位爲感謝觀衆支持，特別開設CD簽名會環節，不少樂迷更自備結他簽名。而排隊人龍擠滿荃灣大會堂。

引咎辭職皆因無奈

事事關心

威少

政府官員或民選議員如果犯了錯誤，是否一定要鞠躬下台？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首先要看當事人是否有違法行爲（如貪腐）？是否涉及與職務相關的利益衝突？是否存在重大失職行爲？最近的兩個例子很能說明這一問題。

日本法務大臣田中慶秋因爲與黑社會有「深度交往」而受到抨擊，上任十八天便「果斷辭職」。據報，田中曾經在日本第三大黑社會組織稻川會幹部的婚禮上擔任「媒人」，對此他也坦白承認。顯而易見，在職業道德和利益衝突這兩個不同層面上，田中犯了大忌。從政者必須有廉潔的形象，絕不可與黑道人物過從甚密，而且法務大臣的職責恰恰是代表政府維護法制，若遇到涉及黑社會的案件，誰能保證他一定會秉公執法？失去公信力的官員必須下台，否則只會拖垮整個團隊，香港特區政府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的案子更有說服力。麥齊光與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曾經互租單位，涉嫌騙取政府的房租津貼，被廉政公署拘捕，令他上任十二天便蒙羞下台。

在這兩個案件中，當事人被指控的不當或違法行爲均發生在大約三十年前，傳媒今時今日得到關鍵證據，顯然與政壇「智者」暗中「發功」有關。他們視執政團隊爲宿敵，於是便透過揭露醜聞來影響民意，打擊執政團隊的士氣和威信。因行爲失檢而成爲「箭靶」的官員別無選擇，即使再有能力也需盡快辭職，以免拖垮「整艘戰艦」。政治便是這樣殘酷，官場就是如此無情。

這個「濃」字

阿濃

南墻集

我的筆名有個「濃」字，很淺的一個字，卻常常被弄錯。

一個相識了三十年，每年總有七、八次相見的朋友，最近把他的第一本書贈我，扉頁上寫的是「阿儂先生指正」。

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說他每天看我的專欄，跟着說：「你一定是上海人，上海人不是常說『阿拉儂』嗎？」的確，在上海話裡，阿拉等於我，儂指的是你。但我這個「濃」字不是人字旁。

前輩作家筆名「農婦」，她的文章常提及她有一個癩痢頭兒子，就因爲「濃」、「農」相近，有人問我是不是那個癩痢頭兒子，想像力夠豐富的。

台灣詩人林煥彰，擅寫兒童詩，他送過一本詩集給我，寫的就是「阿農指正」。我懷疑，他有沒有看過我的書？包括我送他的那些。

至於把「濃」讀成「龍」的就更多，我的「濃」是鼻音，「龍」不是。名字中有「龍」字的不少，每聽到有人喊「阿龍」，我仍要肅然靜聽，怕是叫我。每聽到有人正確地以鼻音叫我，我會向他豎起大拇指。

要補充的是上海話「儂」是你，但書中的「儂」卻是「自己」：「今日葬花人笑痴，他日葬儂知是誰？」

糊塗數學

王渝

紐約抒懷

我們曾是大學同學，不同系，因爲寫詩成了好朋友。本名松梅的她，取了個筆名洛冰，也帶着冬日的清冽。她在會計統計系，卻被這兩門課折磨得悽悽惶惶。大考結束回新竹的家之前，她總會叮囑我去學校看布告欄的補考名單，都是在開學前幾天才貼出來。每次她都名列其中。她這個被數字困惱幾年，好不容易畢了業的人，後來竟出人意料地在美國拿到數學博士。

忝爲好友，我當然爲她高興，尤其是得知她專長的數學是冷門，高深到令我佩服不已。也正因爲如此，我記不得這門數學的名目。老同學問及時，我說：「是門很玄的數學，好像叫『糊塗數學』。」聽的人大笑，根本不信。最後從她那裡弄清楚，原來是「模糊數學」。怎能怪我？她成爲數學博士，眞的把我弄得很糊塗。

洛冰的詩極爲靈秀，我很喜歡。可惜，她寫作時間短，不知怎麼就誤入歧途走上了數學的不歸路。現在見面，她總向我強調數字之美，而我總聽得一頭霧水。剛剛在她家，被她的數學之美催眠，在沙發上睡了一大覺。

許多年前回台北，到她教書的地方去看她。到了她指定的地點，我找不到她的學校。去一個燒餅店打聽，都說附近沒有「基督學院」。突然一位男士叫道：「『技術學院』啦！就在街對面。」

單純

舒非

采蘋

去看望一位不是親人，卻像親人的醫生朋友。這位婦科大夫已經九十六歲啦，身體健康，精神很好，頭腦清晰。我們很開心地聊了兩個鐘頭，她一點疲態都沒有。

很少人有我們這樣深的緣分。這位婦科大夫是幫我母親接生，把我接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第一人。然後，我生兩個小孩，靠的也是她，如果沒有她，我這輩子不會有下一代。

她的婦產科技術好得不得了。鼓浪嶼這個小島，好像專門「盛產」婦科大夫。聞名全中國的林巧稚大夫就是鼓浪嶼人。不過我的「大夫」不是鼓浪嶼人。她是湖南姑娘，在福建讀醫學院，嫁給了福建人的醫生同學，從此就在鼓浪嶼醫院做了大半輩子醫生。

跟她談話，有一個很深的感覺。就是九十六歲的老太太，內心其實很單純，像小孩般天眞，一點都不複雜；就像一泓泉水，清澈見底。我於是想到，就是因爲這樣單純的性格和心靈，她才能心無旁騖，在技術上精益求精，深深鑽研。

說別人，講起認識的人，都說對方是好人。在她的心中，這個世界似乎沒有壞人。所有的事情都往好處去想。因爲這種性格，她除了醫術精湛之外，還特別長壽，頤養天年。思想單純的人最適合做醫生或者科學家。做生意的人就絕對不能這樣單純了，假如想得太簡單，會被「鱷魚」吃掉的。

知識與常識

葉特生

生命特寫

以前嘲笑人見識少，有句俗語「你沒吃過豬肉也應該看過豬走路」。那時代，一定家家有豬，養豬都是爲了賣錢貼補家用，見豬走路是最普通的常識。養豬，是爲了經濟，賣給人吃，自己卻吃不到一口豬肉。現代人則相反，都吃得到豬肉，卻可能從沒看過豬，更別說看過豬走路。那句話應該改成：「沒看過豬走路，也應該吃過豬肉吧！」

什麼是常識？每個時代都有不同流行的東西，看過玩過，就有普通常識。今日這時代，如果不知iPhone、app爲何物，就是沒有常識。如果你爭辯說：我食鹽多過你食米，怎可能沒有常識？我只能說：你有你那時代的常識，那些對今日的人來說，只能算歷史，不算常識。

把握不住流行玩藝，就沒有常識。我們很怕被譏笑沒有常識，似乎等同於「大鄉里」，頭腦簡單，沒知識。今日老的嫩的都去追流行，就是怕被時代拋棄。

時代走得那麼快，怎追得上？沒有常識不等於沒有知識。太陽之下無新事，世物可以轉換淘汰其外體形狀，後面那原則都是一樣的，不必大驚小怪。如果有一天豬因豬流感都殺光，市面再沒肉檔，豬肉變成罐頭，新一代連豬肉都沒見過。那時，你的知識是走路的豬，他的常識是外面貼着豬樣的罐頭鐵盒。他沒資格笑你，你也沒資格笑他，處於不同時代，大家眼界不同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老一代不懂電子產品，新一代不懂文史哲，應該彼此尊重包容。電腦中有許多中文字體可供選擇，學生幾乎不需要寫字，就能完成作業；成年人也是執筆忘字，而不執筆也能寫出大堆字。因着科技，漢語文字正在凋零，雖然每日從媒體上仍接觸到大量中文字，但都是機器寫出來的，人的寫字功能已在退化。老一代應該學電腦，新一代則應多舉辦書法比賽，這就是尊重包容。

《蛙》中的日本人

姍而

雅俗坊

莫言的小說《蛙》批判性相當強，表現了計劃生育國策實施中的慘痛。

計劃生育、一孩政策在十四億人口大國執行的過程中，在民間一直有許多議論。《蛙》通過和日本作家的通信、創作劇本的過程和故事敘述，表現「姑姑」當鄉村接生員一生的悲劇和懺悔。書中日本人的形象，或得之於他和二〇〇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交往。

大江憑《個人的體驗》等書獲獎，那本書寫出了對人類痛苦的體驗。這大概和他有一個殘障兒子有關。大江非常欣賞莫言的文學奇才。他曾到中國訪問，和莫言遍訪他的家鄉山東高密，在那兒祭祖，吃大年夜餃子。他認爲莫言的創作代表了亞洲的最高水平，給莫言題的詞是：你是可怕的對手，並預言他不超過二〇一五年能得到諾貝爾獎。

莫言《蛙》中的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原型，顯然就是大江健三郎。小說敘述人蝌蚪，則有着莫言自我分析所具有的卑微、尷尬、糾結、矛盾的精神世界，人物有他自己的影子。

大江對莫言的評述和預見，見出有識之士的智慧。在釣魚島事件上大江尊重歷史，要求日本政府承認釣魚島有主權之爭，並承認日本是通過戰爭奪得的釣魚島。這也見出他的冷靜公允。

《蛙》這部批判性相當強的作品，獲得內地地位最高的二〇一一年第八屆《茅盾文學獎》，這是否能說明內地的文藝政策已進了一步、同時也更開放了呢？

註解歷史

少塵

飛蓬集

徐曉今年的新書《半生爲人》已經印刷第三版，她在書中回憶了與北島、芒克一起編印刊物的往事，也「從容和瑣碎」地描述了兩年的女監生活。我更關心她卻坐牢的原因，那是她一切苦難的開頭。

那原因徐曉自己也是聽說：「文革」後期，北京兩位青年男女，揚言成立「第四國際」組織，這句話被公安局立案偵查，此案被定位敵我矛盾。徐曉作爲一個二十二歲的女青年，對案情並無所知，卻坐牢兩年。此案後獲平反。

從「反右派」開始，被視爲敵我矛盾的人，要被實行專政：一是投入監獄，二是交給群衆監督。可怕的是敵我矛盾的劃分太隨意，以此建立的專政理論，實踐證明行不通：「反右」錯案幾十萬，「文革」錯案更多，最離譜的是：一旦定性爲敵我矛盾，那人就成爲賤民，沒有期限，隨便欺負。

政黨自有主張，包括接受或排斥某一部分人。一旦執政，領導國家，全國老百姓都是公民，都要保護。至於有人犯法，那就依法治罪。此外，不能以任何名義，包括假借建設、革命、維穩等，剝奪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。製造賤民，是落後的文明。

徐曉的自序說，她的寫作帶有強烈懷舊色彩，極爲個人化，能被讀者接受，出乎意料。我想，那是因爲她的懷舊爲歷史做了眞實的註解，告訴人們一個法治、和諧的社會是多麼寶貴。

巴士窗外看花都

黃秀蓮

清荷詠

「一雙鞋，能走多少路？」既然如此，就讓四輪的巴士載我們遨遊巴黎吧。

單層巴士搖曳於華麗大道與清幽小街之間，載着遊人，在曙色乍現，在夜色低迴，在和風麗日，在春寒料峭，遊走四方。我常選靠窗座位，憑窗外望，法國梧桐就在幾尺之外，樹皮輕輕剝落，微褐中露出粉綠、淡灰，似輕愁，那是宋詞韻味；樹紋參差斑駁，不成圖案，然而渾然天成，美得連畢加索也畫不出來，只有上帝之手才能畫；是上帝吧，不然誰能把原產於中國雲南的佳樹移來，讓修長的樹幹和翠綠的濃蔭，在千阡萬陌上風姿標致。

法國梧桐看之不盡，巍然出現是尖頂教堂，裡面大概聖樂迴盪；六七層高的古宅，窗台圍拱着古典黑鐵雕花，住了幾許人家；圓拱型金光閃爍的就是拿破侖帝國留下的威儀，陵墓裡長眠着要雄霸天下的英雄；而塞納河的波光艷影，遊船的逍遙意態，常在眼前飄過；精巧兼且磅礴的鐵塔，忽地挺立穹廬，哪管只是一瞬，心頭已爲之震懾；還有路邊風情無限的咖啡館，擺設別具巴黎風的形形色色小店，不期而遇的街頭表演……還來不及細看，來不及消化，卻有更美的風光在前頭，教你雙目不暇回顧，簡直忙不過來，尤其是在六十三號巴士上。

有好幾回，司機忽然用咪高峰說話，接着顯示幕上打出「小心扒手」字樣，扒手出沒，開慣某一路線的司機認得其人，便好心提醒；這一點善意，使花都更動人情，遊客如我，又怎不依依於巴黎？